

# 青岛西海岸新区M社区治理共同体实践困境及优化路径

徐 嵩, 王爱丽\*

济宁医学院管理学院, 山东 济宁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2日

## 摘 要

本文以青岛西海岸新区M社区为实证案例, 考察其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实践、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发现, M社区通过搭建共建联建平台、实施借力与内生策略、聚焦重点人群开展项目化活动, 逐步构建起“专业社工 + 志愿服务”融合发展的治理共同体模式, 在社区共同治理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然而, 活动内容形式固化、服务供需错位、居民参与主动性不足、志愿者队伍不完善、多元主体责任划分不清等问题依然突出。针对上述困境, 本文从活动创新、供需匹配、参与激励、队伍培育及协同机制五个方面提出优化对策, 以期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实践参考。

## 关键词

社区治理共同体, 基层治理, 多元协同

## Practical Dilemma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the Governance Community in Community M, West Coast New Area of Qingdao

Song Xu, Aili W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Jining Medical University, Jining Shandong

Received: June 22, 2026; accepted: July 15, 2026; published: July 22, 2026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徐嵩, 王爱丽. 青岛西海岸新区 M 社区治理共同体实践困境及优化路径[J]. 服务科学和管理, 2026, 15(4): 828-835. DOI: 10.12677/ssem.2026.154096

## Abstract

Taking Community M in the West Coast New Area of Qingdao as an empirical cas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practical dilemma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its governance communit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by building a co-construction and joint linkage platform, adopting external support and internal cultivation strategies, and carrying out project-based activities targeting key groups, Community M has gradually formed a governance community model integrating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ers and volunteer services, and achieved phased results in communit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Nevertheless, prominent problems still exist, including rigid activity contents and forms, mismatch between service supply and demand, low initiative of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mperfect volunteer teams, and ambiguous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dilemma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optimization countermeasures from five aspects: activity innovation, supply-demand matching, participation incentive, team cultivation and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aiming to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communities.

## Keywords

Community Governance Community, Grassroots Governance,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社区治理共同体自 2019 年正式提出以来, 逐渐成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方略。随着相关政策的持续推进与落地实施, 各地基层社区相继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实践探索, 并积累了有益经验。如成都成华区以“一中心三平台”为技术支撑, 构建智慧治理共同体[1]; 广东 G 街道依托“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五共”机制, 推动“熟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落地[2]。与此同时, 学界亦从多个维度对这一议题展开系统的理论研究。针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必要性, 陈秀红[3]、朱婉菁[4]等学者指出, 该模式有助于整合基层资源、凝聚多元共识、化解矛盾纠纷, 构建城市社区共同体是实现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路径。陈荣卓[5]、黄建宏[6]、赵敏[7]、卢艳齐[8]、付钊[9]、沈菊生[10]等学者则分别从社区物业、社区居民、社会资本、社区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与理论视角切入, 系统考察不同参与力量在治理共同体中的角色定位与互动逻辑, 为厘清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撑。梳理现有文献可见, 国内各地社区治理共同体模式虽已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 但普遍面临服务供需失衡、多元主体权责界定模糊等现实问题, 相关运行机制仍有待完善。

## 2. 实践探索: M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M 社区隶属于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某街道, 于 2021 年当地村居优化调整后正式设立。辖区涵盖 4 个城市居民小区, 规划总户数约 5000 户, 目前入住率为 80%, 实际常住人口近万人。M 社区毗邻街道产业园区与青岛港前湾港区, 人口结构呈现显著的区位特征: 辖区内本地居民占比极低, 居住群体以新市民、外来务工人员及产业工人为主, 属于典型的新市民聚集型社区。作为一个建成运营不足五年的新兴社区, M 社区摒弃了传统的政府单一主导的治理模式, 逐步探索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经过长期实践,

该社区多元共治、居民参与的治理格局初步形成, 治理共同体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为深入了解 M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情况, 本研究围绕组织架构、资源整合、服务供给、运行机制等维度设计访谈提纲, 对社区书记、社区工作人员及居民等多元主体进行访谈, 同时面向社区居民开展问卷调查, 发放问卷 22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210 份, 为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 2.1. 整合多方资源, 搭建共建联建协作平台

M 社区坚持以组织统筹为核心, 整合各方力量搭建协同治理平台, 并根据合作单位基层组织单元建设情况实施差异化合作模式。已建立基层组织单元的驻区单位, 社区采取“共建”模式, 依托治理骨干志愿服务、结对帮扶等形式开展协作; 针对尚未建立基层组织的单位, 社区则采用“联建”模式, 以联合开展活动、统筹调配资源等方式推进协作共治。同时, 社区结合合作单位的业务职能, 分类落地专项治理服务项目。在健康服务领域, 社区联动明德康中医医院、优诺口腔、爱尔眼科等医疗机构, 常态化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等服务。在文化服务领域, 社区联合青岛市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中心及部分文化企业, 组织开展剪纸、绘本阅读、非遗体验等文化活动。在治理过程中, 社区逐步转变全能型服务主体角色, 以平台枢纽的身份促进多方双向赋能, 实现社会资源整合共享与多方共赢[11]。

### 2.2. 实施借力与内生策略, 壮大多元治理力量

M 社区是青岛市探索“专业社工 + 志愿服务”融合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首批试点单位。社区采用外部借力、内部培育双轨并行的发展模式, 不断充实治理队伍。外部借力策略是指引入医院、高校、企业等外部专业资源参与社区治理, 补齐社区自身治理短板。目前, 相关治理服务已覆盖青少年心理健康、防灾减灾、环境整治、文化惠民等多个领域。内生培育策略则聚焦挖掘社区内部人力资源, 培育本土治理骨干。一方面, 社区主动发掘具备专业能力与参与意愿的居民, 引导其深度参与社区治理; 另一方面, 社区依托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 孵化了“卡嫂”、“线团团”等本土自治组织, 搭建社区妇女议事会等协商平台, 组织妇女代表参与社区治理事务[12]。外引内育的双轨驱动下, 社区逐步形成了由社区两委、物业服务企业、外部社会组织、居民等多元主体共同构成的多元治理队伍。

### 2.3. 聚焦重点人群, 构建项目化活动体系

M 社区内中青年男性居民多就职于周边产业园区与港口企业, 日间外出务工比例高, 社区内日常常住群体以其随迁的妻子、老人及子女为主。结合社区居住人口结构特征, 社区将治理重心从普惠式服务转向以孩子、妇女、老人三类人群为重点的精准化服务。针对女性群体, 社区开设“瑜之乐”呼吸疗愈项目和瑜伽课程, 帮助社区女性舒缓身心压力。面向老年群体, 在常态化开展“暖阳周四”便民服务的基础上, 增设太极拳、八段锦等文体健身活动以及剪纸、书法等手工体验项目, 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对于青少年群体, 社区在“淮小萌”绘本沙龙基础上开设“星淮学堂”寒暑假托管班, 解决双职工家庭假期子女看护难题。社区各类服务项目已形成一定的品牌、运行周期流程与服务定位, 逐步构建起分类化、常态化的社区治理服务体系。

## 3. 问题与成因: M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困境

### 3.1. 活动内容与形式趋于固化

M 社区运行初期, 各类活动形式丰富, 有效调动了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但随着治理工作推进, 社区活动逐渐陷入模式化发展状态。近一年来, 社区未新增服务项目, 既有活动的内容与形式也未作出调整, 单一化、同质化问题凸显。以社区品牌活动“暖阳周四”为例, 该活动已累计举办 230 余场, 其治理效

果呈现“倒U形”变化，边际效用递减特征明显。活动开展初期，参与人数持续上升；热度达到峰值后，受内容与形式重复的影响，居民参与热情逐步消退，参与规模持续下降。访谈中，多位居民表示：“刚开始参加的时候觉得挺新鲜的，感觉确实是在为大家服务；后来发现翻来覆去都是差不多的内容，慢慢就懒得去了。”问卷数据也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居民现在参与社区活动后并未留下深刻印象，活动吸引力明显不足。

固化的活动模式不仅难以吸引新入住居民参与，也不断降低常住居民的参与意愿，制约社区治理的稳步推进。究其原因，在于社区活动开展经费有限，可整合调配的社会资源不足，同时社区工作人员编制紧张，缺乏专业的活动策划与运营人才。受多重现实条件的制约，社区难以及时推出多元化、特色化社区治理服务项目，最终造成活动内容与形式长期固化，无法充分匹配居民多样化需求。

3.2. 服务供给与居民需求存在错位

M社区虽已搭建共建联建平台，但辖区内主动参与协作的企事业单位数量偏少，可调动的资源类型及覆盖面存在明显局限。从服务供给端来看，如表1数据所示，社区当前稳定落地的社区治理项目以维修帮扶等基础便民服务为主，服务层次偏低，形成了“资源导向型”的服务供给模式，难以满足居民的深层次、高品质需求[13]。从居民需求端来看，居民对文体娱乐、便民服务、亲子教育等服务仍具有较高需求，但现有治理项目未能全面深度覆盖，供需失衡问题突出。对于目前的社区治理项目，一位家长在访谈中提及，“目前针对中小学生的服务主要集中在寒暑假期间的日常照顾层次，缺乏日常托管服务，更没有我们更需要的教育内容”。这就导致现有社区治理服务项目的利用效率偏低，且不能有效满足居民的需求，造成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积极性下降。

Table 1. Summary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projects  
表 1. 社区治理项目汇总表

| 活动类别  | 活动名称                             |
|-------|----------------------------------|
| 文娱类   | “银铃团建”文化助老系列活动                   |
|       | “邻居节 + 秋季‘村晚’ + 非遗市集”睦邻文化“三重唱”   |
|       | 燃动多巴胺，跑出“邻”距离“跑团”活动              |
|       | “活力社区，运动同行”第五届社区运动会暨淮河路社区运动会     |
| 科普教育类 | “阳光政务零距离 便民服务暖民心”政府开放日活动         |
|       | 家教家风主题宣讲                         |
|       | 全民国防教育宣传                         |
|       | “智趣乐学，幸福淮河”夏令营研学活动               |
| 公益服务类 | “树会微笑 路有童话”环境美化活动                |
|       | “青春‘心’动力，校社共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团辅活动       |
|       | “亲子共治 友好社区”亲子互动心理活动              |
|       | “花开岛城石榴红 团结精神永传承”为主题的邻里百家宴活动     |
|       | “粽香传情 香囊送暖”活动                    |
|       | “童心共治友好社区”亲子互动心理活动               |
| 环保类   | “‘骑’遇西海岸·共享‘新’生活”骑士节系列服务活动       |
|       | “我的社区我的家，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主题活动 |

供需失衡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供给层面, 辖区内可参与共建的社会组织数量有限, 且参与基层治理的主观能动性较弱, 大多仅提供简单的义诊、科普等低端便民项目, 缺乏专业化、多元化社区治理项目。同时, 社区主要依托共建联建协议关系及公益意愿维系合作关系, 缺乏实质性激励措施, 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需求层面, 社区尚未建立系统化的居民需求调研与反馈机制, 无法精准把握居民真实需求。社区治理服务的资源端供给不足与需求端识别不清相互叠加, 进一步加剧了供需错位的局面[14]。

3.3. 居民参与主动性不强

M社区居民参与主动性不强, 并非仅体现在社区活动的参与层面, 更多地表现为对社区治理事务的参与不足。居民的参与行为存在显著的被动特征, 仅在自身利益受到影响时才会主动介入社区事务, 在日常治理多保持沉默[15]。多数居民仅在遭遇停车管理、物业维修、邻里矛盾等具体问题时才主动对接社区, 主动建言献策的情况较少。访谈中, 社区网格员提到: “居民普遍认为参加文体活动就是参与社区治理, 但一说到征求意见建议, 来来回回就那几张熟面孔, 很难发动起来。平时在网格里巡查, 也很少有人主动跟我们反映问题。”由于居民参与主动性不足, 社区治理工作主要依靠工作人员及少数热心居民支撑, 陷入孤军奋战的治理困境。居民共同体意识的缺失, 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治理行为偏少, 进一步导致居民社区归属感薄弱, 社区凝聚力不足, 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难以真正形成。

究其根源, 与新市民社区的归属感薄弱密切相关。其一, 居民对“社区治理共同体”普遍认知不足[16], 数据显示, 超过七成的居民对“社区治理共同体”这一概念缺乏基本认知。M社区主要依托线上转发文件、线下张贴通知的方式开展宣传, 形式较为单一, 传播效果有限, 认知层面的欠缺直接降低了居民参与治理的主观意愿。其二, 辖区新市民占比较高, 且租房群体流动性强, 长期存在归属感不强、参与积极性不高等突出问题。加之当下群众风险防范意识提升, 居民面对网格员入户信息登记等工作时戒备心理较强, 配合度不足。其三, 社区居民多为在职人员, 日常工作繁忙、生活节奏快, 可投入社区公共治理事务的时间和精力有限[17]。

3.4. 志愿者队伍建设不完善

随着M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推进, 志愿者队伍建设不完善的问题日益凸显。M社区目前共有8支志愿者队伍, 其中6支志愿者队伍由共建单位、高校、社工机构等外部组织组建, 社区开展各类活动大多依赖此类外部志愿力量支撑。而外部志愿者均有本职工作, 服务时间难以统筹调配, 队伍流动性大且稳定性较差。社区本土居民志愿者队伍仅有2支, 分别以邻里帮扶小队、楼栋劝导小队为主, 整体规模偏小。图1的数据显示, 社区现有志愿者比例仅占18.09%, 潜在志愿者占29.05%, 数量远超现有参与者, 说明社区内志愿者队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但本土志愿服务的活力未能充分激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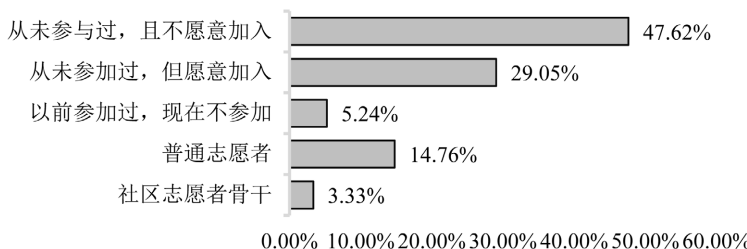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volunteer participation among community residents  
图1. 社区居民志愿者参与情况分布图

志愿者队伍建设不完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区层面看,经费保障不足与专业培训缺位是核心制约因素。这两者难以支撑常态化的志愿培育与激励机制,难以有效提升志愿者服务能力及认同感[18]。从居民层面看,部分居民未能及时获取志愿招募信息,对报名渠道、准入条件缺乏了解;同时居民受时间、精力限制,也进一步阻碍了本土志愿力量的发展壮大。

### 3.5. 多元主体责任划分不清

社区基层组织单元、居民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权责划分不清、协同配合不畅,是国内社区共同治理的共性问题,M社区也同样面临这一困境[19]。按照社区治理规范,社区基层组织单元承担统筹协调与引领,居民委员会负责政策落实与居民服务等事务,物业服务企业则负责设施维护、环境卫生及安全管理等职责[20]。但在实际运行中,三方职责边界模糊,职能交叉与管理空白问题并存。问卷数据显示,约44.13%的居民都出现因不清楚“两委”和物业的职责区别,常常反馈对象错误而导致问题解决效率低下。某楼栋居民也提到:“有一年台风过境墙皮脱落,我们老百姓哪分得清到底归谁管?大家在群里吵翻天,也没人告诉我们该找谁,最终不了了之了。”甚至一办事窗口工作人员也提及不清楚三者的权责范围。权责界定不清导致居民诉求无法精准对接责任主体,问题处置效率低下,居民对社区满意度下降,部分居民逐渐产生消极心态,主动反馈问题、参与治理的意愿持续下降。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制度设计不健全。M社区现行制度对社区两委与物业服务企业的权责未作出清晰界定,实务工作中缺乏明确依据,各治理主体的联动多为临时性协作,多方协调往往依靠人情关系维系。其二,各方利益诉求存在分歧。社区以维护辖区稳定、提升居民满意度为目标,物业服务企业则侧重控制运营成本与提高经营收益,外部社会组织考虑自身发展,居民则追求问题尽快解决。多方价值目标难以统一,在涉及资源投入的事务上易产生分歧,导致多元主体协同不足、权责混乱问题长期存在。

## 4. 优化路径: M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提升策略

结合实地调研结果与问题分析,针对M社区现存突出问题,本节从实践操作层面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以进一步完善M社区治理共同体模式的治理效果。

### 4.1. 推动活动创新与动态迭代

M社区部分活动形式趋于固化、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社区需要建立常态化的活动创新与效果评估机制,定期收集居民反馈,动态调整活动内容与形式,提升活动吸引力与居民参与度。

首先,建立社区治理服务项目淘汰与优化机制。M社区可每季度通过问卷、现场反馈等方式收集数据,结合参与人数、居民满意度、活动成本等指标,对现有社区治理项目展开综合评估。对连续两个季度参与率、满意度较低的项目予以调整或淘汰;对保留项目活动进行内容、形式的优化升级。

其次,拓宽项目创意征集渠道。社区设立“金点子”居民创意征集平台,依托网格群、公告栏及活动现场设置征集入口,居民可通过微信、电话、现场投递等多种便利方式提交项目活动创意,社区对采纳的创意提供者给予相应奖励。

### 4.2. 精准匹配资源供需

社区要建立供需对接机制,需从资源供给与需求匹配双环节入手,提升服务供需匹配。

首先,全面摸排资源供给存量与潜在资源。M社区每半年开展一轮资源走访,借助各类媒体平台,重点摸排辖区内各类合作单位,全面了解外部资源。建立动态资源台账,及时更新合作单位其可提供的社区治理服务项目。

其次, 推动资源清单与需求清单双向匹配。依托现有议事机制, 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及居民代表开展议事讨论, 结合现有资源确定可开展的服务项目。同时, 建立资源使用台账, 规范申请、审批、落地与反馈全流程管理, 实现全程可追溯, 并为后续评估合作效果提供依据。

### 4.3. 提高居民参与积极性

针对居民参与主动性不足、社区归属感薄弱等问题, 社区从降低参与门槛、培育社区文化、完善激励机制三方面入手, 拓宽参与渠道, 凝聚治理共识。

首先, 简化参与流程, 降低参与门槛。社区应结合不同群体的行为习惯, 设计灵活多样的参与方式。例如, 社区可依托社群平台搭建常态化的民情反馈通道, 推行“随手拍”等简易参与形式, 让居民更便捷的利用碎片时间参与社区公共治理。

其次, 加强社区文化建设, 增强归属感。社区应通过常态化的邻里互动活动, 营造互助友爱的社区氛围。如持续开展邻里百家宴、村晚、非遗市集等低门槛、高互动的邻里互动活动, 增进居民交流互动, 营造和睦友善的社区氛围。同时, 社区还应丰富宣传形式, 普及社区治理共同体相关知识, 强化居民身份认知与责任意识。

最后, 推行积分激励制度。在不改变公共服务公益属性的前提下, 建立社区积分体系。居民参与活动、建言献策、投身志愿服务均可累计积分, 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或增值服务。社区可积极争取上级组织经费支持与社会组织公益捐赠, 设立积分专项账户, 以保障激励机制长效运转[21]。

### 4.4. 健全志愿者招募培训体系

志愿者是社区治理的重要支撑力量, 队伍稳定性与专业化水平直接影响服务成效。社区要兼顾外部力量稳定与本土力量培育, 打造专业化、常态化志愿队伍。

首先, 优化志愿者招募与激励机制。对于外部志愿力量, 与合作单位签订年度合作协议, 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稳固长期协作关系; 对于本土志愿力量, 通过线下公告、线上推送等方式扩大招募宣传覆盖面, 简化报名流程。在激励层面, 现有评优评先等精神激励方式需进一步拓展, 可增设社区服务优先权、志愿时长纳入信用积分、积分家庭共享等举措[22]; 针对长期服务、承担重点工作的志愿者, 发放交通、餐食等补贴, 降低志愿服务成本, 强化志愿者身份认同。

其次, 健全志愿者分层分类培训体系。社区要积极对接西海岸新区志愿服务发展基金, 联合辖区爱心商户、共建单位开展公益募资, 做好经费保障工作。从辖区内招募公益性培训师资队伍, 开展服务规范、沟通技巧等内容的标准化培训; 同时结合服务对象差异设置专项课程, 针对老年群体、青少年群体分别开展照护陪护、活动组织、安全防护等专项培训, 确保培训内容贴合实际服务需求。

### 4.5. 优化多方协同机制

社区“两委”、物业服务企业、共建单位等治理主体协同不足、权责模糊, 仅依靠社区单方力量难以化解。需要多个主体共同建立完善协同机制, 实现有效的协同治理, 逐步形成治理合力。

首先, 制定权责清单, 明晰管辖边界。在上级主管部门指导下, 社区“两委”与物业服务企业要梳理权责事项, 明确各类事务的责任主体。以权责清单为依据规范事务处置流程, 减少依靠人情协调的被动局面。

其次, 建立三方常态化议事机制。针对权责清单无法覆盖的交叉领域, 搭建社区、物业服务企业、居民代表三方议事平台。若双方协调无果, 及时上报街道及上级主管部门, 由上级单位牵头召开联席会议统筹处置。

第三, 推行首问负责制, 杜绝推诿扯皮现象。在处理社区治理相关事务时, 明确首位接收居民诉求的工作人员、物业人员为首问责任人, 由其全程跟进事项处置进度, 并在办结后及时向居民反馈结果。社区每月统计首问负责制执行情况, 并将其纳入内部考核, 构建“接单-处置-反馈”的闭环工作模式。

## 基金项目

济宁医学院 2024 年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重点项目)(项目编号: cx2024004z)。

## 参考文献

- [1] 胡卫卫, 张迪. 城市社区智慧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及运行机制研究——基于成都市成华区“智慧·家空间”的实证考察[J]. 电子政务, 2022(9): 15-26.
- [2] 刘燕. 共同缔造: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机制——基于广东省 F 市 G 街道创建“熟人社区”的分析[J].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22(6): 66-73.
- [3] 陈秀红.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J]. 山东社会科学, 2020(6): 83-89.
- [4] 朱婉菁. 城市社区韧性治理共同体的理论探源与逻辑建构[J]. 理论与改革, 2025(1): 126-141.
- [5] 陈荣卓, 刘亚楠. 社区物业治理共同体的形塑与发展——基于 H 街道社区物业治理的观察[J]. 社会主义研究, 2020(6): 134-142.
- [6] 黄建宏. 居民视角下社区治理共同体形成的路径与单元选择[J]. 岭南学刊, 2020(6): 36-42.
- [7] 赵敏, 田文飞. 社会资本视角下易地搬迁型民族互嵌式社区共同体构建研究——基于 T 社区节日旅游的案例分析[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25(5): 46-56.
- [8] 卢艳齐.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志愿者的角色困境与进阶路径[J]. 理论月刊, 2023(6): 122-130.
- [9] 付钊.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基于“情感-关系-行动”解释框架的分析[J]. 新疆社会科学, 2023(3): 139-149, 152.
- [10] 沈菊生, 冯玲霞.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实践路径与运行机制——基于场域理论的分析[J].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28(3): 70-81.
- [11] 汤金金, 孙荣. 从单向到双向的合作治理及实现路径[J]. 江西社会科学, 2018, 38(8): 221-230.
- [12] 罗婧. 他山之石, 却难攻玉?——再探“第三方”改造困境的源头[J]. 社会学研究, 2019, 34(5): 217-241, 246.
- [13] 孙轩, 王佳怡. 面向需求的城市社区服务能力建设: 模型建构与案例分析[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25, 27(4): 72-83.
- [14] 韩瑞波, 彭娟. 平台化生产: 社区服务供需匹配的运作机制与逻辑理路[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40(5): 107-116.
- [15] 赵聚军, 张雪莉. 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居民参与与基层管理体制优化——基于四个异质性小区的调查[J]. 中国行政管理, 2019(3): 47-54.
- [16] 何俊涛, 凌仰亮, 计允斌. 何以不为? 居民社区参与的多重心理阻碍[J]. 湖北社会科学, 2025(8): 117-127.
- [17] 蔡弘, 陈红星. 脱嵌与嵌入: 新就业群体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与优化[J].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2026(1): 31-38.
- [18] 郭建, 王莹. 推进志愿服务现代化的现实困境及逻辑进路[J]. 道德与文明, 2023(4): 28-38.
- [19] 李小博. 城市社区多元主体关系困境及其破解的法治路径[J]. 领导科学, 2020(18): 24-27.
- [20] 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17-06-13(001).
- [21] 赵光勇, 王相来. 经济激励、利益链接与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中的“积分银行”机制探究[J]. 观察与思考, 2023(2): 93-101.
- [22] 王娜娜. 积分制 + 志愿服务对基层治理的影响机制[J]. 中国志愿服务研究, 2025, 6(1): 56-70, 197-198.